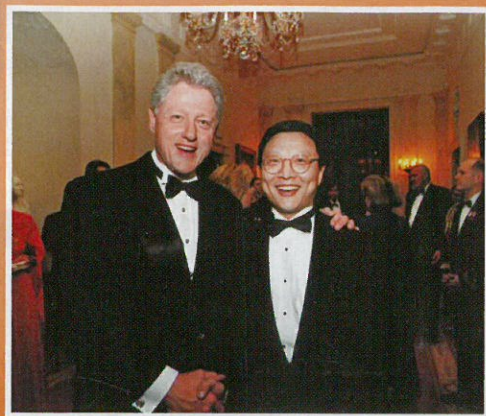


◀九九年，他獲白宮邀請創作〈大提琴和琵琶的三首歌〉，與克林頓合照。



最

近三年，盛宗亮都會來港兩個月，為科技大學策劃名為「創意間的親暱」音樂會。與一般音樂會不同，演奏的都是首度公演的作品，讓學生可以觀看其創作及排練過程。在一間着重數理商科的大學搞音樂，似乎格格不入，但盛宗亮有另一番見解：「我不是要培養下一個貝多芬，而是要讓學生知道藝術家怎樣創作，因為無論甚麼行業，創意和幻想都很重要。」

他今年更在科大開科作曲，內容涵蓋寫曲及演奏技巧，有二十個學額。觀其名，已是創意十足，結果大受學生歡迎。「未搞課程之前亦有些作曲班，有兩個學生讀完之後，說想放棄商科轉去演藝學院讀音樂，我聽了很開心亦很意外，但怕他們的父母心臟病發。」他笑說。

在香港，玩音樂早已被定性為「搵唔到食」的行業，子女若要讀音樂，隨時跟父母反面；怪獸家長更將音樂視為入名校的工具，瘋狂催谷子女學這吹那，幾歲人仔已如琴魔般彈彈彈，盛宗亮並不鼓勵，「他們以考取某個樂器級數為目標，忽視培養子女的藝術造詣，違反了音樂陶冶性情的宗旨。」

港人對盛宗亮或許陌生，但長居美國的他，在古典音樂界卻大有來頭，是國際知名的華裔交響樂作曲家。九九年，時任國家總理的朱鎔基到訪美國，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白宮設宴款待，特別邀請盛宗亮創作一曲〈大提琴和琵琶的三首歌〉，並由馬友友獻奏。

他與馬友友同年出世，但馬七歲已在甘迺迪總統面前演奏，相比他四十四歲才獲總統欽點作曲，成就來晚了很多。「事業發展得很慢，像一隻龜慢慢向上爬。」他直認不諱說。

大器晚成

事實上他二十七歲才到美國發展，經歷三年寂寂無聞，三十歲才給他遇上人生最重要的伯樂，被譽為美國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家——伯恩斯坦(Leonard Bernstein)。「是運氣，當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，在Tanglewood音樂節認識他。」無心插

龜兔賽跑

著名大提琴家馬友友成名時不過七歲，是音樂神童，已有本事在前美國總統甘乃迪面前演奏。

與馬友友同年紀的另一個作曲家盛宗亮，卻要到四十四歲才捱出頭來，獲總統克林頓邀請作曲。

兩個都是華裔頂尖音樂家，可盛宗亮被際遇扔到了動盪世代，過了十年叫天不應的生活。因為內地文革，他要在人生最黃金的學習歲月上山下鄉，日日捱餓，更因營養不良而脫髮。可是他沒有忘記音樂，矢志保存性命，離開窮鄉。

比別人遲足十年起跑，盛宗亮像烏龜一樣緩慢地爬；二十七歲大學畢業，三十三歲才第一次被賞識，四十四歲過了不惑之年，人生才到達高峰。今日與馬友友齊名的他，成名作正是以文革為題材的作品。「我起步慢，又沒受甚麼專業訓練，連家人都不鼓勵我發展音樂事業，但我真的很喜歡音樂，只想向前行。」

音樂，素來被人認為茶餘飯後的玩意，但盛宗亮卻想藉着音樂，啟迪年輕人的創意，故今年再到香港科技大學講課。「不少科研、商界都要求新血具創造力，音樂正正有這種力量吧！」



◀他和同是華裔音樂家的馬友友是多年好友，「大家很忙，一年只能見幾次面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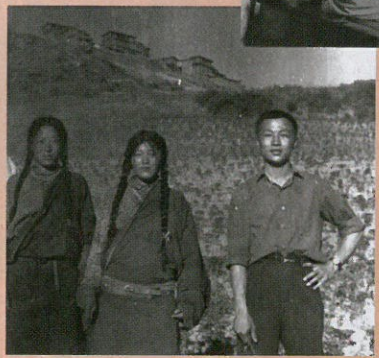
盛宗亮

五十八歲的盛宗亮坦言永不退休，「很享受工作，最希望寫更好的樂曲，為甚麼要退休呢？」

▶ 盛宗亮四歲開始學琴，文革時家裏的琴遭紅衛兵沒收，「過了一年才發現自己很想彈琴，鋼琴聲不斷在我腦中浮起。」



▲ 青海的八年生活，最大得着是令他考入上海音樂學院。



柳，令他成為伯恩斯坦唯一一個作曲的徒弟，「他不斷演奏我的曲，還帶我到不同地方，讓外界都知道我是他學生。」

伯恩斯坦曾

稱讚盛宗亮是「大膽創新地嘗試用音樂，架起一座連接他深愛的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橋樑。」大師的話，外行人不易理解，但其護蔭直接成為盛宗亮開啟康莊大道的一條鑰匙。

「有天伯恩斯坦邀請馬友友吃午飯，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，這樣就認識了馬友友。其實之前已在公眾場合見過他，但因太多人跟他交談，他怎會記得我。」

三十三歲那年，他的機會亦來了，首次獲樂團委約，憑作品〈痕：緬懷1966-1976〉一夜成名。「一直很想寫一首關於文革的樂曲，所以當接到紐約室內樂團委約，就決定以此為題。」該曲以悲壯沉鬱見稱，描述了文革十年浩劫的哀痛。「媽媽也有來看，她原本已忘記那十年的悲



▲ 為了把握時間和家人相處，他的太太和女兒也一同來港三年。

海，年紀比我大的人都在青海結婚，生兒育女，打算這樣過世，但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」那時他只有十五歲，決心裝備好自己，「無人鼓勵你去做任何事，大家每天都在飲酒談天，浪費時間，我就在這八年間讀音樂理論書，練習貝多芬、莫扎特的樂章，學一點英文；每天睡前都會問自己：有否學到新事物。」

七七年文革結束，翌年高考恢復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上海音樂學院，四年後大學畢業，他隨家人移民美國，「畢業作品由上海交響樂團演奏，以學生來說算是了不起。他們很想我留下教書，又想派我到外國進修。」

在上海是天之驕子，到美國卻變成無名小子，「家人從不認

要稱盛宗亮為音樂家，是因為他既會作曲，亦會在台上指揮和演奏，「以往作曲家和演奏家是渾為一身，但現在所有事都變得專業化，演奏家不再作曲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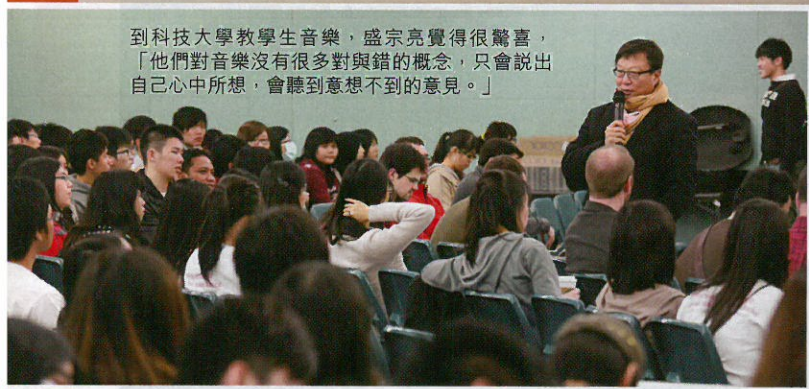


為我可以在音樂發展，因為我遲才受專業訓練。移民美國後，我的程度更遠遠落後美國的作曲家。」父母不想他把音樂當成事業，無奈他沒有其他技能，「給自己五年時間，如果到時還是一事無成，便放棄音樂，但我很想成為更好的作曲家。」

遲來春天

比人遲起步，但他最終亦如烏龜一樣，慢步到終點，事業終現曙光。家庭亦如是。他五十五歲結婚，五十五歲得女，「馬友友有個『絲綢之路』計劃，我是藝

到科技大學教學生音樂，盛宗亮覺得很驚喜，「他們對音樂沒有很多對與錯的概念，只會說出自己心中所想，會聽到意想不到的意見。」



傷，但聽到這曲後，她說所有痛苦都被勾起了。」

演奏會空前成功，翌日《紐約時報》更以「Fantastic」來形容此曲。「本來擔心演奏失敗，事業就此完蛋，但是最後很成功，我激動得哭了出來。」他說。

停滯十年

文革十年，是盛宗亮人生的烙印。他出生於上海中產家庭，祖父和媽媽都是工程師，爸爸是醫生。讀書以外，他四歲開始學琴，由鋼琴老師教授，每周一課。直到文革爆發，他的家被歸類為「黑

五類」，祖父母被迫害致死，父母也遭批鬥，自此家道中落。

「家中的鋼琴被拿走後很開心，因為不用再練習，但過了一年才發現自己很喜愛音樂，便在卡紙畫上琴鍵練習。」他自此明白，沒有興趣做的事，一定不會做得好，「對一樣東西有興趣是從心而發，迫不來的，我十三歲才發現自己愛音樂，那時跟自己說，長大後無論做甚麼工作，也不會忘記音樂。」

▲ 女兒飛飛是盛宗亮的靈感之一，「正在寫一首小提琴協奏曲，叫《飛歌》。」



文革期間，政府規定年過十五歲的青少年要「上山下鄉」，但盛宗亮不願下鄉耕田。「幸好有江青的樣板戲，當時有個政策，只要音樂演奏得好，就不用做農

夫。」他被調往青海省民族歌舞劇團，擔任鋼琴及敲擊樂演奏員。「青海很冷，食物又不夠，餐餐吃薯仔，我因營養不良而脫髮。」他惟有咬緊牙關捱過，希望有朝一日離開，「很多來自上

術顧問，九九年他叫我到內地發掘音樂家。」

他到西安音樂學院講課，遇上三年級女生陳鵬，「在走廊和教職員談話，見到她經過，覺得她漂亮。後來知道她也是鋼琴作曲，想到法國進修，我便建議她到美國。我真的覺得在法國不好，沒有私心。」

愛情真正萌芽，是一年多後的事。「到北京指揮音樂會，她走來跟我打招呼，並說獲多間美國學校取錄，但因為網絡封鎖，她申請不到我任教的那一間，於是我把電郵給了她，後來她也來到美國讀書。」二人○五年結婚，女兒盛飛飛○年出世。

遲來的寶貝，他十分疼愛，更特意寫了一首〈飛飛歌〉給女兒，「她一哭我就彈這歌，她便會冷靜下來。」以為他和同是作曲家的太太也希望女兒在音樂上發展，但原來不是，「父母是音樂家並不代表女兒也喜歡音樂，我只想她快樂，做她想做的事。」

也許成就來得晚，盛宗亮明白一個人的發展是順勢而行，只是世上沒有免費午餐，烏龜的努力，還是需要的。圖